

第一章

“他太年轻了。”

女人坐在巨大的办公桌后，掀起眼皮看了男人一眼。“也不会，特工。你刚被我们招募时，年纪比他小多了。”

男人深邃的眼睛直视着她。“他太年轻了。”他重复道。

女人抿着嘴细细打量了他一番。11号特工是她最不喜爱的特工之一，因为他.....很有想法。他属于她厌恶的那一类男人：坚信自己的正确性，对自己的能力过于自信致使其他人默认了这种正确。这总令她火大。私下里，她认为11号特工受不了被一个女人呼来喝去，但又没法证实这个想法。他总是彬彬有礼，从不逾矩，即便她常常感觉到他并不同意上司的决定。

很不幸，她除了包容之外别无他法。他即便不能说是第一名，也是自己手下最优秀的特工之一，任务成功率无人能及。无论她多讨厌他的态度，在他的优秀表现面前都可以忽略不计。

于是，她把注意力转回屏幕上的男孩身上。平心而论，11号特工有一点没说错：这个男孩看起来确实很年轻。但他们并没有挑挑拣拣的余地了。

“我们需要他。”她言简意赅道。

“他是个无家可归、未经训练的孩子，”11号特工说，“他能做到的，我们训练有素的特工难道就做不到吗？”

女人咬了咬牙。他以为她有多无能？就算他已年近三十，比起自己，他也还嫩着呢。她比他年长二十岁。她确实没有什么外勤经验，但是能执掌英国秘密情报局，也证明她绝非蠢货。

她知道自己本可以命令他做好分内的工作，停止质疑上司。但这种做法并不明智。一旦就任务达成一致，11号特工总能表现得更加配合高效。

“我们需要他参与‘布莱斯科行动’。”她说。

男人断然道：“你想让一个毫无经验、涉世未深的小孩从一个波兰犯罪头目那儿窃取高度机密数据。”

她坚定地直视回去，无视了他的语气。“他干这活儿绰绰有余了。这个‘涉世未深’的孩子从六岁起就开始扒窃。我们在伦敦帮派里的线人——多名线人——称他是这方面的顶尖人选。他‘暗影’的称号不是白来的。就算你知道他会偷走你的东西，也很难抓住他。就是这么厉害。”

她觉得11号特工好像产生了一点儿兴趣，但和往常一样，他的表情很难读懂。

“我确定19号可以完成这项任务，”他说，“况且19号不是未成年人。”

“19号特工不适合这项特殊任务，”她咬牙切齿地说，“他既不能扮演骄奢淫逸的富商，又不能扮演一个真像会有人去包养的糖宝。”

她对于在如此严肃的话题中说出了“糖宝”这个词感到有些荒谬，但直言也没什么不好的。这是任务需要：两名特工作为卧底登上游艇，参加这趟专门迎合富人对包养宠物小情人喜好的奢华之旅。19号特工在窃取物品、撬门开锁和黑客技术方面拥有出色的天赋，但他只是个相貌平平的二十岁青年，脸上还布满了青春痘。做那种需要隐匿在人群中的任务，他是最佳人选，但绝对不适合“布莱斯科行动”。没人相信一个有钱人会选19号当男宠，而且他的年纪也不足以肩负起“糖爹”的角色。

11号特工也看向屏幕。“你认为这个流浪儿能演好一个男宠？就算可以，他也很可能在巨大的压力下崩溃掉。扒窃路人是一回事，从一个多疑的犯罪头目手里窃取一个U盘，然后再神不知鬼不觉地还回去，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女人捏了捏自己的鼻梁。最糟糕的是，她知道11号特工的忧虑有一定道理。她不止一次希望他们能简单地消灭目标然后拿走U盘，但这几乎不可能。他们承担不了这样的风险。

“至少，比起19号，他看起来像那回事。”她说着，又一次看向了屏幕。

屏幕上的男孩确实漂亮诱人。他身高出众，精瘦的身上肌肉紧致，双腿修长，微笑甜美。同许多红发的人一样，他的皮肤有点苍白过度，但这种苍白更衬托了他明亮的绿眸和嫣红的嘴唇。他的眼睛和长睫毛是整张脸最吸引人的部位。诚然，长得一头红发实在是他的不幸，但有些人就喜欢这种。男孩丰满的唇部线条给人一种脆弱的感觉，这种特质绝对会吸引喜好这一口的老男人。

11号特工叹了一口气。“好吧。你打算派谁去做他的保姆，配合他一道完成任务呢？”

女人看着他，挑了挑眉。她以为自己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他笑出了声。“恕我直言，长官，你不会在开玩笑吧。你知道我不会干这活儿的。”

“原因呢，11号？”她冷冰冰地问。

他的眉头紧紧皱了起来。这显然不是他所料想的回复。“这会毁掉我的伪装身份，长官。我在执行的‘W任务’的身份。”

她吞下一声叹息。确实，卧底成一名奢靡享乐的“糖爹”或许会暴露11号特工的另一重身份，那个长期任务是他们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但她之前也不是没考虑过这些问题。

“风险可以忽略不计，”她说，“‘W任务’主要在俄罗斯和英格兰境内执行，两次任务的目标几乎没有任何交集。这不会危及你的长期卧底身份。”

11号特工紧抿嘴唇。他显然不同意这个想法，但当女人盯着他的时候，他破天荒地没有反驳。

“是，长官。”

“读一下这男孩的档案，”她说，“由你负责招募他进组织，好好熟悉一下他的背景吧。履历没什么特别的。单亲家庭出身，父亲身份不明，母亲在他四岁时因为癌症去世。一个亲戚收养了他。我们的消息来源显示，这个男孩在收养他的亲戚那里遭到了精神虐待，或许还有肉体上的。”她耸了耸

肩，对这个话题感到很不适。“无论如何，他在六岁时逃走了。我们认为他加入了埃德·塔克的帮派，开始靠扒窃换取保护和栖身之地，”她看向特工，“我不认为他对帮派有任何忠心。利用那个男孩对安定生活和家的向往。你肯定不用我教你怎么操控他吧。”

“不用，长官。”他的唇抿得更紧了。

“那个男孩今晚就会被吸纳进来。你要监督他的进展，有必要的話，亲自训练他。”

11号特工的下巴抽动了一下。他们都清楚，一个像他一样的资深特工有比训练新人更重要的任务。

“是，长官。”他不卑不亢道。

“解散，特工。”她说。

女人望着他离开，在门从他身后关上时皱起了眉。

她在想自己是不是做了错误的决定。没人想与11号特工为敌。

但她需要严格管控他。

毕竟，她既不蠢也不瞎。她很明白11号是最有可能接替自己位置的人选。

她把目光放回屏幕上的红发男孩那里，笑了起来。

是了，“布莱斯科行动”是她达成自己目的的完美途径。

第二章

这女人散发着有钱人的气息。

萨姆咬了下嘴唇，把她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从大牌设计师设计的裙子到普拉达包，还有她手中崭新的iPhone。

或许他都不需要找另一个目标了。萨姆需要六百镑——这是塔克给他定下的最低指标——因此他希望这女人带了足够的现金。

无视良心的哀嚎，萨姆朝她的方向移动着，默默告诉自己六百镑对于能穿得起至少五千镑的衣服的人来说，不过是一笔小钱。

问题是，穿成这样的人来伦敦的这种地方做什么呢？

不过这与他没有任何关系。这女人只是目标，而他也该只把她当成目标，再无其他干系。他有活儿要做，而且如果他今晚不想变成塔克出气的沙包——甚至下场更惨的话——他就不能在这时候良心发现收手。

萨姆叹了口气，不悦地瘪起了嘴。

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想狠揍那个时候同意接受塔克庇护的自己了。话又说回来，他当时只有六岁，一个骨瘦如柴的小孩

子，那么容易被欺负，战战兢兢又毫无还手之力。那时，塔克的庇护仿若天赐。但现在，塔克越来越贪得无厌，这庇护就变成了奴役。萨姆知道塔克永远不会放手让自己离开帮派。他是塔克的摇钱树，能偷来比其他小孩加一块儿还多的钱。他永远也得不到自由。

甩掉沮丧的想法，萨姆努力专注到眼前的活计上。

那女人把钱包装在了左边的口袋里，右手举起手机放在耳边。

萨姆掏出了自己的手机——一款老旧的诺基亚，磨损严重，遍布划痕，但就是摔不烂——然后走向女人，眼睛紧盯着自己的手机。没有任何可疑之处。就像个随处可见的低头给朋友发短信的少年，对外界毫不关心。

萨姆撞上了那个女人，念叨了句抱歉，然后走开了，她的钱包已被萨姆塞进了自己的夹克。

他拐进角落，消失在黑暗的巷子里。环顾四周确认没有别人后，萨姆掏出钱包打了开来。

当他看清里面的东西后眼都直了一钱，大把的钱。还有那是钻石吗？

一个冰冷坚硬的物体抵上了萨姆的后颈。

“别动。”一个低沉的男性声音说道。

萨姆低声暗骂自己。愚蠢，他应该有所怀疑的。即使对他来讲，这个活儿也太过顺利。

“把他带进车里。”那个男人又说。两名粗壮的男子提起萨姆的胳膊，把他拖向了停在角落里的黑色面包车。

萨姆没有反抗，他的脑中思绪纷飞。到底是谁要害他？为了什么？他只是个无名小卒。好吧，也不算太无名，但他只是一大池浑水里的一条小鱼。为什么找上他呢？

两人把他推进车里，但没跟进来。萨姆听到其中一人坐到了驾驶座上，另一个坐上了副驾驶。

萨姆开始考虑要不要试着冲出车外，此时另一个男人上了车，还坐到了他对面。

萨姆谨慎地注视着那个男人。他并不认识对方。男人有着深棕色的头发和深黑色的眼睛，皮肤是晒过或者天生的古铜色——萨姆看不出二者的区别。他穿着黑色长裤和一件样式简单的黑色高领毛衣，衣服也藏不住那高挑且肌肉扎实的身材。

“你好，萨姆。”车子发动时，男人说道。

萨姆眨了眨眼。“真疹人。”

一种可以称之为“戏谑”的眼神在男人眼里一闪而过。“我还可以让这个过程更疹人。”他的声音低沉又富有磁性，能牢牢攫取人们的注意力。“你叫萨姆·兰登，十八岁，是埃德·塔克那个扒窃小团伙中的一员。”

萨姆不寒而栗。没人知道他姓什么，塔克都不知道。

“你想让我做什么？”他说。

男人只是久久地注视着他。

这人太有魅力了，萨姆在不适和气恼中想着。

他并非对帅气的男人有意见，只是.....他不喜欢他们给自己带来的影响。萨姆在面对帅小哥时总会脸红，说话磕磕绊绊，还会做一些蠢事（但那些家伙要么是直男，要么对他不感兴趣，因此会令情况更加窘迫）。被荷尔蒙困扰的十八岁可是一点儿都不有趣的。

“是这样的，”男人说道，“你有麻烦了。你从一位身份显赫的公民那儿偷走了两万英镑和一条钻石手链——”

“你们给我下了套，”萨姆喊道，“我从没被抓到过！”

男人缓缓眨了下眼，嘴角抽动了一下。“与这无关。重要的是，你扒窃了一大笔现金和一件价值不菲的传家宝并被逮了个现行。一般来说，这是要进监狱的。”

萨姆瘪起了嘴。“你到底想要什么？”

“想让你为我们工作。”男人说。

萨姆也没有特别惊讶。他隐约猜到了一些。他知道自己在某些圈子里的名声。“你是谁的手下？老约翰逊？还是沙维尔？”

男人笑了起来，声音沙哑低沉。

萨姆感觉胃都缩紧了，大骂自己又受了荷尔蒙的影响。

“抱歉，不是这么厉害的人物，”男人说，“我为SIS效力。”

“SIS。”萨姆默默重复道。

“秘密情报局[1]，”男人解释道，仿佛萨姆不知道“SIS”是什么，“或者MI6，看你喜欢怎么称呼了。”

萨姆看了他好一会儿，然后说：“证明给我看。”

男人挑起了眉。“你知道一个‘秘密’情报特工不会广而告之自己的身份，对吧？”

“鬼扯，”萨姆说，“如果你真是MI6的特工，肯定需要什么证件来向警方证明自己的行动由政府批准。不可能每次都要麻烦你的上司帮你摆平。”

第一次，萨姆见到那双深邃的眼里浮现出赞许的意味，他努力不让自己整片脸颊都泛红。噢，该死的荷尔蒙。

“我喜欢你，小红毛。”男人说（萨姆脸红得更厉害了）。“通常情况下，你说得没错。但严格来说，MI6的特工不允许在英国本土开展行动，所以身份证件没什么用。大部分外勤探员会携带由MI5签发的假身份证件。”

“但你不是？”

男人摇了摇头。“我隶属一个没有身份证件的特殊部门。人们通常叫我‘11号特工’，或者‘11号’。”

萨姆轻声笑道：“‘11号特工’？没开玩笑？你可别告诉我还

有个‘007号特工’？”

11号特工脸上的表情显示他饱受这类问题的折磨。“不，詹姆斯·邦德和‘00系列’都是虚构的。但MI6不是，我们有些特工确实有自己的代号。”

“那么你叫什么名字？我觉得管你叫‘11号特工’很蠢。”

“机密。”

萨姆咧嘴一笑。“你的名字是‘机密’？真特别。”

“厚脸皮的小鬼，”11号特工低语道，“我不能告诉你我的名字。这不是在针对你。MI6只有两个人知道我的真名。”

萨姆靠回椅背，把双腿搭在了对面特工身旁的座位上。“所以如果我愿意为MI6效力，也会有一个代号吗？我能自己选数字吗？”

11号特工扫了一眼他的腿，一脸无动于衷的样子。“如果你加入组织，会先接受一段时间的训练。如果在训练期间参与任务，你会获得一个随机代号。就算成功通过了训练项目，你很可能还是叫‘兰登特工’。抱歉让你失望了，但大部分MI6的特工都没有永久代号。”

“但你有，”萨姆一针见血，好奇地问道，“为什么？”

“你知道好奇心会给猫带来什么下场吧？小红毛。”

“会害死它们。”

“没错。”

萨姆盯着男人。考虑到这人是个特工，他不确定那句话是不是在开玩笑。

“好吧，”萨姆脸上挂着尴尬的笑，然后皱起了眉，“别叫我‘小红毛’。”

11号特工耸了耸肩。“你打算加入我们吗？”

萨姆歪头，看起来有些困惑。“我有其他选择吗？”

“总有其他选择。”11号特工说道。

“如果另一个选择是进监狱，那相当于没有。”

11号特工定定地看着他，面色憔悴而隐忍。“如果你不是真心想为国家效力，保护它，那就下车吧。我不会阻止你。”

萨姆本想翻个白眼嘲讽一番，但特工脸上格外严肃的表情让他犹豫了。他感觉这个男人并不是那种把爱国空话挂嘴边的人。“你是认真的。”

“我当然是认真的。”11号特工叹了口气。“听着，这不是一个很理想的职业。有时你会被迫做一些——一些你绝对会痛恨的事情，一些会令你恶心到不想面对镜子里的自己的事情。”男人露出了一个微笑，但眼里没有笑意。“相信我，如果你不是坚信自己在做正确的事，不能坚信你的国家需要你做这些腌臢的事情并且背负着它前行，你是不会在秘情局久留的。”

萨姆扭动着身体，有些心神不宁。他不认为自己有那么爱国——他从没有过什么效力于女王和国家的抱负——但也不是完全无动于衷。如果能选择的话，他倒是想至少试试站在正义的那一边。更别提如果接受了这份工作，他就可以从塔克的“庇护”中解放出来。这将是萨姆人生历程中十分重要的一笔。

“你的招募工作做得也太差了，”萨姆说，“你不是应该让我相信只有疯子才会拒绝这份工作吗？”

一抹真诚的笑容掠过11号特工的面部。“可能吧。”

由此，萨姆确信这位特工是被命令来招募自己进入组织的——他本人并不同意那项命令，但不得不执行。“为什么你不希望我接受这份工作？”

“你太年轻了，”11号特工说道，“这种生活方式对小孩儿来说太危险。”

萨姆歪嘴笑了。“我不是抬杠，11号特工，但我现在的生活方式也不见得有多安全。”他顿了一下。“你们要让我完成什么样的任务？”

“机密。”

萨姆抱起胳膊，夸张地噘起了嘴。“你真是个糟糕的招募人。”

11号特工抬了下嘴角。

萨姆叹了口气，想了一会儿，然后问道：“我会有自己的公

寓吗？”一个家。一个属于我的地方。

“会的。在你受训结束之后。”

萨姆舔了下干燥的嘴唇。“我该在哪儿签字？”

11号特工摸了下微型耳麦一直到现在，萨姆才注意到它的存在。

“他加入了。”11号特工说道，姿势放松下来，但眼神变得冷峻。

[1]SIS全称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 是“英国秘密情报局”的缩写，下文的MI6为“英国陆军情报局六处” (Military Intelligence 6) 的缩写，为SIS的代号，SIS负责海外秘密任务。MI5 (Military Intelligence 6) 正式名称为“英国国家安全局” (Security Service) ，负责英国本土任务。

第三章

特工训练生的生活，并不像萨姆想象的那般令人神往。

首先，SIS的总部——真正的总部，不是大众熟知的位于沃克斯豪尔[1]的那个——有点让他毛骨悚然。那里到处都是摄像头。整栋大厦智能一体化，甚至连厕所里都有电子监控。很

需要一阵子来适应。谢天谢地，虽然萨姆要和另一名训练生共享宿舍，但好歹那间屋子里没有监控，给了他们一点点起码的隐私。

但萨姆没怎么顾得上他的房间。他每天训练十六个小时，有时甚至更久。迄今为止，他的训练项目包括了体能、武器与装备、电脑与电子系统、外语，当然，还有实战对抗。

至少所有的体能训练都卓有成效：他的胳膊练出了很棒的肌肉线条，而且如果萨姆仔仔细细瞄一眼镜子里的自己，会发现他的小腹已经有了六块腹肌的雏形。至少四块是有的。

话虽如此，他并不能用这些新练的闪闪发亮的肌肉去钓男人；结束训练后，萨姆通常只会累得趴在床上躺尸。

萨姆不记得上次睡得这么香是什么时候了，自从.....或许自从妈妈去世以后就没有了。他已经不太记得自己的母亲了。有时，他能回忆起一个温暖安全的怀抱和一个温柔的声音在哼唱摇篮曲，但这些记忆十分模糊，宛若梦境。他不确定这个梦真实与否。他记不清自己的妈妈，但却将舅舅脸上厌恶的表情和每一句诛心的话语记得一清二楚，这简直太他妈不公平了。没用的坏崽子；你妈应该在刚怀上你的时候就把你流掉；你就是个累赘；寄生虫。

在舅舅的酒后撒疯中生活了两年之后，萨姆逃离了那里，但那些恶毒的话语一直伴随着他。他发誓自己永远不会再成为另一个人的负担。

总而言之，萨姆觉得自己还算走运。日子本来会更糟，比之前还要糟得多。他的舅舅从来没有在肉体上伤害过他。他也

没有在大冬天里被赶出家门睡在外面过。诚然，在塔克的“庇护”下也没有多好。

比起之前的生活，在MI6作为训练生的日子显得单纯又美好。萨姆甚至没有留意到他是唯一一个被安排了如此紧张的训练课程的人。

“我太嫉妒你了。”琪拉——另一个受训两周的训练生——在萨姆难得抽出时间吃午饭时说道。“我问过周围的人了，这样的加急训练课程是为特殊任务准备的。那意味着你马上就要参与真正的任务了。”

萨姆点点头。他隐约知道自己是为了某一项任务而被招收的。他对此感到十分好奇——又有点紧张。但在开口说话之前，他发现琪拉的注意力已经不在他身上了。

“‘那位’特工正在看我们。”琪拉兴奋地耳语道。

萨姆顺着她的视线看过去。

当他看到11号特工，整个人仿佛冻住了。自从几周前11号将他送到训练基地，萨姆就再没见过这人。

11号特工和他记忆中一样该死地性感。男人包裹西装里的臂膀好看得要命，他的白色衬衣和古铜色脖颈的鲜明对比——

萨姆把视线从男人身上扯下来，坚决地告诉自己不要再对直男送秋波。过去的几周里，他听够了11号特工的事迹，知道这家伙钢管直。显然，如果任务需要，11号特工并不吝于出卖肉体，他色诱了数不清的女人——如果谣言可信的话。

“所以呢？”萨姆耸了耸肩。

“你在开玩笑吗？高级特工通常不会对新人费心！他们是精英，最优秀的群体，食物链的顶端——”

“你就是想睡他。”萨姆笑着说，努力抑制住回头看11号特工的渴望。直男，直男，直男。妈的，他怎么就记不住教训呢？

“我当然想了，”琪拉不害臊地说，“谁不想？但这不是重点。那个级别的特工从不会来这儿。他们总共才有二十人吧，通常伪装得很深——我的天啊，他往这边走了，萨米！”

“别叫我萨米。”萨姆不由自主地纠正道，他望着11号特工和布朗特工一同朝他们走来，大脑飞速运转。布朗特工，萨姆的日常训练官，看起来有些不适……甚至有点不爽？萨姆不确定。他在察言观色上还欠点火候，特别是用在被训练过隐藏情绪的人身上时。

“兰登，”布朗特工铿锵说道，“11号特工将负责你课程计划中原定于今天下午的折磨与拷问训练。跟他走。”

萨姆吞了口口水。他本来并不期待今天下午的训练。他知道折磨与拷问对所有外勤特工来说是必修课——他们理应接受忍受拷打的训练，这样才不会泄露机密信息。但这不意味着他毫不畏惧。尴尬的是，他对疼痛十分敏感。

萨姆看向11号特工。男人的表情深不可测，他只是偏了偏头，示意萨姆跟上他，然后阔步离开。萨姆费力赶上了他。

“你好，”萨姆说，“你没向我问好，真没礼貌。”

11号特工给了他一个似笑非笑的眼神，继续大步前行。“你好，小红毛。MI6怎么样？”

“还.....挺有趣的。”萨姆说道。

“也可以这样讲。”11号特工说着，领他走进了4A训练室。

萨姆跟着他走进房间，紧张地扫视四周。他没看到任何明显的拷问工具，但那些工具到底长什么样子？

“所以你是孤儿吗？”萨姆脱口而出。

特工脱下西装外套扔到了桌子上。“什么？”

“你是孤儿吗？因为，我问过周围的人，绝大多数训练生都是孤儿。我认为MI6倾向于招收孤儿，这有点，呃，操蛋？还有些可怕，说实话，原因很明显，对吧？我是说——”

11号特工笑道：“呼吸，萨米。”

萨姆脸一下红了。“我在呼吸。我一点也不紧张。只是.....他们应该改改训练课程的名字，你不觉得吗？折磨与拷问听起来太吓人了。”

11号特工抿了抿唇。“我会把你的意见转达给高层。”但在这之后，他眼中笑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严厉和冷峻。“坐下，萨姆。”

萨姆坐到了房间里唯一一张椅子上。这里为什么这么昏暗？

“不祥的预感。”他说道，发出一声自己听起来都十分尴尬和紧张的窃笑。他强装轻松估计谁也骗不了。“你要开始折磨我了吗？”

11号特工平静地看着他。“告诉你一个秘密：折磨与拷问训练就是一通狗屁。”

萨姆眨了眨眼。“什么？”

11号特工饱满的嘴唇拧出了一个说不上微笑的表情。“如果你被敌方捕获，没有任何‘训练’能使你准备好面对真正的折磨。”

萨姆感觉嘴唇发干。“所以这个训练的的目的是什么？”

“把意志懦弱的学员淘汰掉。”

萨姆低头盯着地板。“那我猜我已经挂掉这门训练了。”

“适当的紧张是正常的。紧张并不使你软弱，关键是不要让紧张影响你发挥最佳水平。事实上，适当的紧张情绪在实战中很有帮助。能让你不那么鲁莽。”

萨姆忧伤地笑了笑。“你本人会紧张吗，在任务期间？”

“不怎么紧张了，”特工说，“但我不是新手。我不是十八岁的毛头小子，我有十年的经验可以倚仗。”

萨姆抬头看向特工。“十年？你多大了？”很难看出这家伙的年龄。他可能是处于二十五到三十五岁之间的任意年纪。但是，有着11号特工的面部轮廓和古铜肤色的男人就算到了四

十多岁都会出奇地迷人。这太他妈不公平了。“机密。”特工说道。

萨姆嘟起了嘴。“你真无趣。”他好奇地盯着那个男人。“那么你不会折磨拷问我咯？那我应该学些什么？”

“避免严刑拷打的唯一方法就是不要被抓到，这就是我要教给你的。”

萨姆正襟危坐，脸上绽放出兴奋的笑容。“卧底训练？”

11号特工也冲他笑了。“是的。但恐怕没你想的那么激动人心。”

两小时后，萨姆承认他说的是对的。卧底似乎包含了许多工作。这些工作冗长、复杂，需要非常大量的学习和准备。

“成为优秀卧底特工的关键在于深入了解你的伪装，做到不需要强迫自己就能以伪装身份的方式思考行动。一刻停顿、一秒犹豫，你的卧底身份就会被戳穿。”

出于好奇，萨姆问道：“你的身份被戳穿过吗？”

11号特工的表情凝固了，显得很古怪。“有过。”

“为什么？你哪里做得不好？”

特工没有马上回应这个问题。

萨姆开始怀疑他是否越过了某条界线时，11号特工静静地说：“当时我接到命令消灭一位无辜卷入事件的人，一名孕

妇，她目击到了一些不该知道的事情。我做不到。我帮她逃了。”

萨姆皱起了眉。“好吧，你没做错。”

特工的表情消失了。“我花了十一个月潜入那个贩卖性服务人口的链条。在我暴露之后，MI6又花了两年时间才安插进另一位特工。”

特工没再阐述，犹豫了一会儿的萨姆就说：“我不懂。你仍然做了正确的事情。”

“我读了那个事件的报告，”11号特工说道，他磁性的声音此刻听起来有些空洞，“那些被贩卖的性奴中有一些是儿童。最年幼的——幸存下来的最年幼的孩子，只有八岁。”他面带微笑直视萨姆的眼睛。“你还认为我做了正确的事吗？”

萨姆回瞪着他，说不出话来。如果11号特工没有为了救那个孕妇而被戳穿卧底身份，他本可以早几年救出那些孩子。本可以，也许可以.....

“你是怎么做的？”萨姆用气声说道。“我在面对这种情况时应该怎么做决定？”你是怎么背负这些活下来的？

11号特工抿紧嘴唇。“你要放眼大局，把任务和生活划分开来，做你该做的事。最重要的是，你不能在不该多愁善感的时候心软搞砸一切。”

萨姆咬了咬腮肉。

11号抓起西装外套套在了身上。“今天就到这儿了，明天八

点有个任务简介。那之后，我们将有一周时间完善我们的伪装身份。”

“等等，什么？我的第一个任务要和你一起执行？”

出门之前，特工点了点头，一抹情绪从眼底划过。

“对了，我的回答是：是的。”他说着打开了门。

萨姆疑惑地皱起了眉。“什么回答？”

“孤儿确实是最佳的特工训练生。”

然后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1]Vauxhall，位于伦敦市中区的城中城，SIS总部大楼就在这里。

第四章

行政楼层安静得可怕，和训练中心截然相反，那边总是熙熙攘攘吵吵闹闹的。萨姆一般没有到这边来的权限，但长官秘书克劳迪亚通知过他，此次任务期间他会取得必要的权限。

除此之外，萨姆仍然感觉自己是个冒牌货，他痛苦地认识到：和任务说明房间里的其他人相比，自己有多么年轻多么

缺乏经验。他不自觉地靠近11号特工，毕竟这屋里自己只认识他。

“请坐。”坐在桌子一端的女人说道。

萨姆坐在了11号特工身旁，正对着一位戴眼镜的中年男子。

“萨姆。”女人喊了他的名字，迫使萨姆正视她——自从走进这间屋子，萨姆就一直避免直视她的眼睛。女人洞彻的视线令他有些畏缩。“我知道你还是一名训练生，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你的训练，但很不幸，我们没有其他符合这项任务标准的可用特工了，所以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派一名训练生去执行任务。我相信你能完成使命。如果你做到了，你的训练过程会被缩短，未来两个月之内你就会成为‘兰登特工’。”

“阿曼达，”戴眼镜的男子说，“我不认为——”

一记眼刀从女人——阿曼达——那里发射出来，封住了男人的嘴。萨姆知道她的名字大概不是“阿曼达”。据说只有极少数政府高层才知道这位长官的真实姓名。在特工系统内，阿曼达代号为“C”。她才是SIS幕后真正掌权的人物，大众熟知的那位局长不过是个幌子。有时局里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萨姆不禁会觉得有点夸张，然后他才会想起机密之所以是机密，并非毫无缘由。对付恐怖分子在他们这里就是家常便饭。

“威廉，请简要叙述任务范围。”阿曼达对眼镜男吩咐道。她瞥了一眼萨姆，又补充道：“威廉·梅森是我们情报部门的负责人。”

萨姆感激地点点头，有点惊讶于阿曼达居然这么善解人意。他瞅了瞅11号特工，发现特工的嘴部挤出了一个讥讽的笑容。奇怪。

墙上的大屏幕打开了，萨姆盯住了照片中的金发中年男性。

威廉·梅森清了清喉咙。“这是米洛什·布莱斯科，四十三岁，一名波兰犯罪头目，他的组织是东欧犯罪链条中的重要一环。我们对布莱斯科特别感兴趣，因为他负责为链上的其他成员供应武器。”梅森抿紧嘴唇。“如果我们的情报没有出错，他近期要向多个欧洲国家政府售卖核武器。”

萨姆在座位上玩手指，瞥了一眼11号特工，但他的表情令人费解。他可能早就知道这些了。

梅森推了下眼镜，继续道：“我们有理由相信，布莱斯科在某个第三世界国家拥有一座地下核武器工厂，但仍缺乏证据。我们迄今无法成功定位那座工厂。找到工厂的确切位置是这次任务的首要目标之一。另一个目标则是了解有哪些国家已经从布莱斯科那儿购买了核武器。问题是，布莱斯科本人极其谨慎多疑。我们无法追踪到任何有关核武器的电话和邮件。他的组织中的电脑里也没有任何相关信息——至少联网的电脑没有——我们最好的黑客也没找到有用的证据。但我们的间谍了解到布莱斯科一直将最机密的数据保存在一个随身携带的加密U盘里。我们需要那个U盘。而且我们必须在布莱斯科察觉到之前把U盘还回去。这就是为何我们需要一个神偷来完成这项任务，兰登。”

萨姆皱眉。“为什么要把U盘放回去？”这部分计划使原本直

截了当的任务变得更有挑战性。如果布莱斯科真的像梅森说的那样多疑，那么他很可能会不停查看U盘确保它待在原位。他们会有足够的时间破解密码，复制加密数据，然后把U盘放回去吗？

这次阿曼达回答了他，用词很谨慎。“因为U盘里有一些非常敏感的情报。我们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们有这些资料。因此只有极个别人知道这次任务。”

11号特工嗤之以鼻。

阿曼达看向他。“谁允许你发言的，11号。”

特工挑了挑眉。“我并没有发言，长官。”

萨姆好奇地在特工和SIS的长官之间来回扫视。是他的错觉吗，还是这两个人真的看不惯彼此？

梅森咳了两声。“我们会给你一个符合我方间谍描述的U盘。你要拿它和真正的U盘调包。这样应该能在你复制数据换回U盘的这段时间里骗过布莱斯科。但是，我们不清楚布莱斯科多久检查一次U盘里的数据，所以，最理想的情况下，你要在动手之前打探清楚——当然，不能暴露身份。”他又清了清喉咙。“现在，关于你的卧底身份。布莱斯科是个极其多疑的人。一般情况下，他会被保镖重重簇拥，所有接近的人都会经过层层背景审查，根本不可能直接下手。但我们了解到，这个月月底，他会出现在一艘专门宴请……宴请和他一样有独特口味的有钱人的豪华游艇上。”

梅森停顿了一下，换了个坐姿。萨姆望着他，不明白为什么

这人看起来有点坐如针毡。

“什么样的口味？”他问道，阿曼达和11号特工都默不作声。

梅森挤了挤脸，露出了厌恶的神色。

“布莱斯科喜欢年轻的宠物，”阿曼达替他回答，语气不偏不倚，“很年轻，但刚好处于违法边缘的那种。据我们所知，他不会强迫他们。他喜欢自愿贴上来的。他乐于.....为他们挥金如土，让他们过着奢华的生活。我猜这能让他的虚荣心十分膨胀。”

萨姆拧紧了眉头。“你是说他喜欢包养糖宝？”

一抹熟悉的戏谑在11号特工脸上一闪而过。“你到了知道‘包养’是什么意思的年纪了吗？”

萨姆在桌子下踢了他一脚——他满十八岁了，又不是小孩子！——然后想说些什么反驳回去，但又想到了什么。“等等。你们想让我当个糖宝？布莱斯科的男宠？”他尽量掩饰这种想法带来的不安。

“没那么夸张，”阿曼达说，“你会成为拍卖会上的‘宠物’之一。布莱斯科注意到你而且想让你当他的男宠的几率很小。你会被我们的特工拍下。”

“拍下？”萨姆重复道。

梅森叹了口气。“是的。这次游轮航行的组织者为了想要购买‘奴隶’的有钱乘客们举办了一场私人拍卖。那些‘奴隶’并不是真正掠来的奴隶，这只是堕落的有钱人们一种病态的妄

想。我们查过了一—这些‘奴隶’都是自愿参与拍卖，并且拍卖所得会进入他们自己的腰包。他们只是一群找金主包养的年轻男女，想要尝试幻想被奴役的戏码。”梅森瞪了一眼11号特工。“我希望你们明白，这场拍卖不是我们的目标。别管它，11号。拍卖很可疑，但那不是MI6要考虑的问题。别逞英雄。”

11号特工点头。“我会尽量抑制住自己。”

萨姆希望自己在讽刺人的时候，能表现得像11号特工一样冷峻。

阿曼达剐了特工一眼。“请务必抑制住。”

11号特工毫不畏惧地吃下这记眼刀。“长官，如果你对我执行任务的方式有异议，现在换人还不算太晚。你知道这次任务或许会暴露我的长期卧底身份。”

阿曼达抿了抿唇。“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了，11号。你的另一个卧底身份不会受到威胁。”

11号特工绷紧下巴，一言不发。

萨姆好奇地看着他们。他想问这是怎么回事，但又突然想到了另一件事。他看向11号特工。“你要假扮成我的糖爹吗？”

“是的，”阿曼达坚定道，目光仿佛要洞穿11号，“正如威廉所说，布莱斯科非常多疑。我坚信他会检查所有乘客的身份背景。我们不清楚他们会查得多彻底。如果你这次任务的伪装暴露了，布莱斯科会查到你的另一重身份，这能保证你的安全。他只会觉得你耻于暴露自己堕落的嗜好不敢用真名预

定这趟航行。”

11号特工微微颌首。

梅森对特工露出些许担忧的神情，继而转身递给萨姆一个文件夹。“好好研究这个文件。你是萨缪尔·惠特马什，昵称萨米，一个收入微薄但花钱大手大脚的孤儿。你喜欢老男人，特别是能给你奢靡享受的那种。你十六岁开始就在约会网站上钓过好几个糖爹。你在网上从一个朋友的朋友那儿了解到了这次航行——这趟航线在某些圈子里很出名，所以这说得通。”

萨姆接过文件夹，焦急地看着，大脑以百迈时速高速运转。

与此同时，梅森递给了11号特工一个相似的文件夹。

“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就来找我，”梅森说，“你有六天时间帮萨姆做好准备。我们会在萨姆飞往土耳其之前进行最后的任务说明，你会在那一周之后出发。”

11号特工点头示意，然后走出了屋子。萨姆飞快地跟了上去。

“我有个问题。”他在走到大厅时说道。

特工瞥了他一眼，没有停下脚步。“你听到了。如果有问题，就去找梅森。”

“你不是直男吗？你确定你能扮演好一个喜欢男宠的糖爹吗？”

11号特工笑出了声。

萨姆双手抱在胸前气冲冲地瞪着他。“我不喜欢别人这样笑话我。”

“萨姆，”特工温和地说，“相信我，这绝不是我扮演过的最奇怪或者最困难的身份，远远不是。”他看着萨姆，微微蹙额。“你好像还没明白。这与我们的个人偏好无关。这是工作。”他扫了一眼萨姆手中的文件夹。“好好研究你的卧底身份。努力搞明白萨米的行为动机。你的伪装必须毫无破绽。一旦出现纰漏，你我都要倒霉。”11号特工锐利的眼神扫视四周，然后靠过来小声说道：“阿曼达和威尔有一点没告诉你，如果我们失败了，不会有后援人员。我们只能靠自己。”

萨姆张大了嘴。“什么？为什么啊？”

“因为我们之前试图逮捕过布莱斯科。我们的特工暴露了。但布莱斯科没有杀他，他大肆宣扬了一番英国秘密情报局‘非法监视’一位‘诚信商人’的鬼话。”11号神情不悦。“布莱斯科与许多波兰政府和欧盟的人有联系，而且严格意义上讲，我们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干了经商以外的事情。他特别擅长掩盖自己的行踪，总是狡猾地为所有事情留下后备计划。英国因此被置于两难境地。官方表面上并不支持这次行动。我们需要证据证明他的犯罪行为，但不能承受再次暴露的代价。那次惨败之后，我们被布莱斯科和波兰政府攥了太多政治弱点。”

“所以我们想夺回主动权，”萨姆说，“但不能惊动布莱斯科，以防他再次掩藏自己的踪迹？”

11号特工微笑着拍了拍他的肩。“小红毛有前途啊，我们会把你培养成特工的。”

萨姆无论如何掩饰不了自己的得意。

他在心底郁闷地哼哼。

愚蠢的荷尔蒙。